

辽宁民兵革命斗争故事集



众志成城

辽宁省军区政治部编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众 志 成 城

辽宁民兵革命斗争故事集

辽宁省军区政治部编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一九七四年·沈阳

众志成城

辽宁民兵革命斗争故事集
辽宁省军区政治部编

•
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朝阳六六七厂印刷

•
开本：787×1092 $\frac{1}{2}$ 印张：6 $\frac{3}{4}$
字数：135,000 印数：1—200,000
1974年8月第1版 1974年8月第1次印刷
统一书号：10090·100 定价：0.37元

毛主席语录

全党都要注重战争，学习军事，准备打仗。

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，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。这样，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，就会使他们寸步难行。

目 录

半拉山伏击战·····	1
高粱地里的战斗·····	9
智拔敌据点·····	15
煤海怒涛·····	21
奔向解放区·····	34
风雷滚滚·····	42
塞北铁骑·····	55
鸡冠山下·····	71
小民兵·····	84
驱敌护粮·····	95
鱼水情深·····	100
智捉肖老三·····	108
龙山壮歌·····	114
随军远征担架队·····	129
八条枪·····	141
梨树沟门大捷·····	150
扬帆跨海·····	164
抢运八号线·····	173
匪穴擒敌·····	181
王有才参军·····	189
巧歼谍报队·····	198

半拉山伏击战

一九四三年七月。

火球一样的太阳被远处的群山吞没了。天，急速地在半拉山区拉下了黑色的帷幕。凌源县三十家子的红庙沟村，浓烟滚滚，火舌在夜空里疯狂地翻腾着。人们悲愤地抡着树枝，扑打着继续向四下蔓延的火舌；一个满脸皱纹的老人颤动着白花花的胡子，两眼望着眼前的村庄，嘴里不住声地骂着：“该死的鬼子，早晚得找你们算账！”

在这悲愤的气氛中，不知是谁大声喊了一句：“李区长！”大家扭头一看，只见从山坡上大步流星地奔过四个人来。走在前面的是我抗日政府三区区长李会友同志，他身穿蓝粗布上衣，黑裤子，头戴军帽，坚毅沉着的脸上，一双浓眉紧锁着，显得分外威武、严肃。旁边那个膀阔腰圆，宽腰带上掖着一支二十响的彪形大汉，是区小队长李青山。后面跟的是联络员冯玉祥和警卫员高景旺。原来，他们今天正在开区委会，听到红庙沟遭到日本鬼子洗劫的消息立即赶来了。

乡亲们一见李区长回来了，扔下了手里的锹、镐、树枝，蜂拥上来。“区长，小鬼子把咱们糟踏苦了，这仇一定要报啊！”“报仇啊！”人们怒吼着。

李会友听着乡亲们的控诉，看着眼前这血迹斑斑的景象，心头燃起一股仇恨的怒火，他站在一块大石头上，大声对乡亲们说：“乡亲们，自从小鬼子占了我们东北之后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，犯下了数不清的滔天罪行。今天，鬼子又烧了我们村庄，犯下了新的罪行，这就告诉我们，不把鬼子赶走，我们就不能过安生日子。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，把鬼子赶出中国去！”

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人们举起拳头呼喊着。

李会友帮着群众扑灭了大火，派小高找来了区小队副队长张玉，几个干部集中到一间草房里，点上油灯开了一个会，分析了形势：

最近，敌人实行了“拉大网、搞围剿”的法西斯政策，在“房过火，人过刀，斩草除根”的口号下，残酷屠杀我抗日军民。日寇今天血洗红庙沟，就是想来个“敲山震虎”，企图吓倒抗日群众，让区小队无立足之地，再一口吃掉。如果敌人阴谋得逞，我们建立两年多的抗日政府和敌后游击区就会失掉。这是绝对不允许的。但是，只有六十几人的区小队，怎样才能战胜多于自己几倍，甚至几十倍的敌人呢？大家一时拿不出准主意来。李会友见此情形，便从贴身衣袋里取出毛主席著作《论持久战》，提高嗓门念道：“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，存在于民众之中。日本敢于欺负我们，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。克服了这一缺点，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，使它象一匹野牛冲入火阵，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，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。”“战争目的中，消灭敌人是主要的，

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，因为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，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。”

灯笼“叭”地发出一声爆响，闪动的火光映着在场人们一张张露出笑容的脸上，毛主席的伟大指示照亮了他们的心田。李会友霍地站起来，一挥拳头，铿锵有力地说：“打！坚决消灭敌人，用战斗来保卫敌后抗日根据地。”李会友指着摊在破桌上的地图说：“敌人不是企图拉大网吃掉我们吗？那它就必须从半拉山经过，那一带沟壑纵横，地势复杂，十分险要。咱们就凭借着这险要的地形，在半拉山死胡同沟设下埋伏，诱敌进沟，打它个人仰马翻，怎么样？”大家一致同意。会议决定：区小队暂在红庙沟隐蔽待命，我联络员化装去盘道梁，通过群众制造假军情，诱引敌人进沟。

会议一散，人们立即分头忙活起来。李会友拿着两个破子弹袋，走到联络员跟前说：“带上这个，狐狸不看见鸡毛，怎么能掉陷阱呢！”

第二天傍晚，在七十多户的小自然屯——盘道梁，街头巷尾人们在纷纷议论着：

“听说区小队今夜到咱屯来住，是真的吗？”

“那还有假，我也听说啦！”

“平泉据点离这四十来里，可真险哪！”

“人家来住就有人家的办法。现在情况挺紧的，快别议论这些了，传到日本人耳朵里不得了哇……”

俗话说，没有不透风的墙。区小队要到盘道梁住的消息很快就传到“侯三”的耳朵里了，这“侯三”是盘道梁的恶霸地主，名叫侯芳，只因他在家里排行老三，人们都叫他“侯

三”。一年前他当上伪县长之后，更是胆大妄为，无恶不作，竭力为日寇效劳，成了平泉据点日本鬼子中队长任苛的“红人”。这“侯三”早就对区小队恨入骨髓，一听说区小队要来盘道梁的消息后，喜形于色，唯恐消息不准，又派人四处探听，直到确信无疑，没等天黑就说回县城衙门，溜出后门，骑上马跑到平泉据点报信去了。

后半夜，阴云遮月，四野静悄悄的。盘道梁被敌人包围了。

一百七、八十个敌人在鬼子中队长任苛和伪宪兵队长季东阁的带领下，由“侯三”带路偷偷地摸进了村里。

敌人把全屯搜了个遍，一直折腾到天快放亮，也没有找到区小队的影子，就把全屯群众都赶到南山根下。敌人荷枪实弹，围住群众。

伪宪兵队长季东阁和任苛俯耳嘀咕一阵，然后，丁字步站定，在群众面前说话了：“乡亲们，日本太君是爱护老百姓的——”说到这，他干咳了一声，又说：“我们已经得到了可靠的情报，你们屯里昨夜晚窝藏了土八路，谁把人交出来有赏，如果不说，以私通八路论处，马上枪毙！”

这时，人群里不知是谁说了一声：“我们都是老百姓，不是土八路！”“对！我们都是老百姓！没看见八路。”

季东阁无奈，就叫“侯三”来辨认。“侯三”在人群里走了一大圈，也没看到一个陌生人，感到莫名其妙，只好摇了摇头。鬼子任苛恼羞成怒，“嗖”地一声抽出洋刀，叫驴似地喊了起来：“情报的不准，良心坏了坏了的！”“侯三”吓得脖后直冒凉风，慌忙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太君，我看

土八路八成是知道了皇军的行动，逃跑了。料也逃不太远，只要跟踪追击，准能马到成功！”

任苛贼眼珠子一转，傲慢地把手里的洋刀一挥，“当”一声插入刀鞘，用半通不通的中国话喊道：“土八路狡猾狡猾的，押上老百姓，统统地带路！”

狡猾的敌人自以为得计，叫群众走在前面，宪兵队夹在中间，日本鬼子断后，顺着死胡同沟，向半拉山走来。走不多远，见有两个破子弹袋丢在路旁，原来这是昨天傍晚按区小队作战计划预先丢在这里迷惑敌人的。鬼子任苛见了，更信以为真，认为区小队跑的不会太远，急忙下令催促群众，急速前进。

天大亮时，敌人押着群众来到死胡同沟，这里杂草丛生，树木繁密，步步上坡，越走越窄。按区小队的作战计划，区长李会友把区小队分成六个战斗小组，队长李青山带两个战斗组埋伏在南梁，担任佯攻，他和副队长张玉带领四个战斗小组隐蔽在北梁，负责主攻。

此刻李会友在山梁上俯瞰死胡同沟，忽然，身后传来一阵呼呼的喘气声，抬头一看，是我联络员。他赶紧奔过去，拉住联络员的手，急切地问：“情况怎样？”

“区长，敌人——来了，让群众在前面带路，我特来向你报告。”

根据这一新的情况，李会友当即小声命令：“小高，快上南梁，把这个情况告诉李队长，要他们等群众队伍走过后再打。张玉，你带个战斗组，准备好手榴弹，马上隐蔽到南梁树丛里，等战斗打响后，掩护群众上南梁！”“是！”

南山梁上，李青山把大砍刀放在身边，右手提着二十响，蹲在树丛里，怒视着山下，他目睹着山下的乡亲百姓和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，牙咬得咯崩直响，情不自禁地把大砍刀握起来。等群众队伍走过，只听他炸雷似地喊了一声：

“打！”随着喊声，二十几条枪一起开火，向敌人射击。几乎在同一时间内，群众队伍里有人大喊一声：“快！上梁！”人们立刻散开，向两旁山梁跑去。埋伏在山梁的张玉一见，带领战斗小组从树丛中冲出来，放过群众，甩出十几颗手榴弹，截住了敌人。那些家伙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，有的就一命呜呼了。鬼子中队长任苛骑的高头大马受了惊，“咳咳”地嘶叫着，炮了几个蹶子，险些把他掀下来。伪宪兵队长季东阁吓傻了眼，连滚带爬地跑到任苛身边，瞪着一双恐惧的眼睛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太君，有埋伏……有、有……埋伏！”任苛坐在马上，看看后路被截住了，只有北山梁没有动静，连忙从马上跳下来，挥了挥手里的洋刀，野狼般地嗥了一声：“北山，北山的上！”那伙残兵败将忙向北梁跑来。

北梁没打枪是区小队故意设下的圈套，敌人果然上钩了。怕死的日本鬼子和伪宪兵队象一群蜗牛，猫腰弓背向北梁爬来。突然，北梁上子弹象雨点似地射了下来，三十多支长短枪，组成了一道扇形的火力网，子弹带着尖厉的哨声，擦着杂草的顶梢向敌群飞去，敌人纷纷倒下。季东阁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狂呼着：“顶住！顶住！”任苛挥舞着大洋刀，刚要喊，警卫员高景旺一连三枪打出去，只见这个法西斯强盗的身体摆了几摆，直挺挺地栽倒了。敌人一见当官的死了，更乱了套，一个个顾头不顾腚，四处乱藏乱躲。区小

队乘胜追击，手榴弹纷纷向敌群甩去，把敌人打得散了架，象没头的苍蝇，连滚带爬地向山下乱跑。

这时，李会友跃出掩体，大喊一声：“同志们，冲啊！”队员们纷纷冲出阵地，向敌人扑去。埋伏在南梁上的区小队队长李青山也指挥着两个战斗组猛冲下来，被解救出来的群众也在山上呐喊助威，整个山沟里到处响着“冲啊！”“缴枪不杀！”的喊声。敌我双方短兵相接，展开了白刃战斗。区小队的短武器发挥了很大的威力，复仇的子弹象点名似的一个挨一个打得敌人脑袋开花。李青山冲下山来，两眼瞪得溜圆，只见大刀舞动，寒光闪闪，一连砍倒四个敌人。猛一转身，他见一个日本鬼子躲在岩石后，正向高景旺瞄准，就一个箭步冲过去，手起刀落，那鬼子尸首分家，脑袋象离了秧的西瓜，滚下了山坡。



一场激战，敌人死伤大半，剩下的那还敢恋战，穿上兔子鞋，落荒而逃了。

半拉山伏击战的胜利，狠狠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，粉碎了敌人的围剿计划，发展了抗日的大好形势。从此，我游击健儿在半拉山区更加活跃。

戚世升 文

王国钊 插图

高粱地里的战斗

辽宁省凌源县与河北省青龙县交界的河坎子村西南，有个山沟叫大冰沟。打日本鬼子那阵，沟里有几十亩连片的高粱。庄稼长得真招人喜欢，有一人多高，秆粗叶肥，密密实实，从山坡上一眼望去，象片深绿深绿的海水随风卷着波涛。有人要问，东北满山遍野都是大豆高粱，这小小几十亩，还值得一提吗？你不知道，在这几十亩高粱地里可打过大仗呢！三伏刚过，几十亩的高粱就窜起一人多高，长得密密实实，迈进几步就不见影。游击队出出没没简直是如鱼得水。

一天，老马得知一个鬼子小队要去青龙境内“讨伐”，路过那片高粱地，就带着民兵藏在里面，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。鬼子被打的昏头转向，干挨揍就是找不到目标，只好丢下尸体撒腿往回跑。

鬼子小队队长胳膊被穿了两个眼，“讨伐”未成，还差点送了命，这火气不打一处来。他跑到了附近的“讨伐队”连部，见到伪连长，可捞着撒气的对象，上头是一顿嘴巴子，下头一阵钉子靴，打得伪连长鼻青脸肿。然后说：“你的死了死了的。大冰沟高粱地八路大大的有！你的，高粱地，统

统的这个。”他做了一个割掉的手势，“明白？”

伪连长左手捂着脸，右手揉着屁股，连连点头哈腰：“是，太君，我的明白。我带人去割。”

敌人要破坏高粱地的鬼主意，很快就被民兵队长老马知道了。他心想：好，又是一个歼敌的好机会。这片高粱地又成了引敌上钩的诱饵了。但是敌人何时行动呢？还不清楚。于是他赶紧派人告诉在伪“讨伐队”做饭的李秀，摸准敌人行动时间，赶快报告。

李秀是游击队打进伪“讨伐队”的情报员，他家祖祖辈辈给地主扛大活，从懂事那天起就恨透了地主，日本鬼子占了东北之后，见这伙强盗残害自己的同胞，践踏祖国山河，气上加气，总想找个机会跟鬼子拚个你死我活。正好八路军来到这里开辟新区，建立民兵组织，开展游击战争，他就当上了民兵，又奉命打进了敌巢。

李秀接到地下联络员送来的马队长的指示，在敌人中间这走走，那看看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可是还没有摸到行动时间。原来伪连长应付走鬼子之后，心里“怦怦”直跳，挠着头皮发愁。去吧，大冰沟的游击队岂是好惹的？准是有去无回；不去吧，日本鬼子更不能轻饶，给留一口活气就是好的。让老百姓去割？不行，他们跟八路都是一个心眼……这家伙想了好久，才决定事先不露风声，到时候来个突然袭击，割完就跑。他把几个排长找来，说：“明天去大冰沟割高粱，行动前一定保密，谁要泄露消息军法从事。”因此，这消息封得很紧，一字没露。

天黑了，李秀在屋里坐卧不安，就走出房门，顺着墙根

到处听动静。忽然发现厕所后边有人小声说话，仔细一听，是二排长和他小舅子。他往前轻轻挪动脚步，靠近那两个家伙，只听伪排长说道：

“回屋你就装病，蝎虎点，我准你假。”

“那为什么……”

“小点声，明天到大冰沟去割高粱，那是八路的窝，日本鬼子沾边都没命，咱们去还好得了！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

“怎么办？反正咱俩不能全搭上。我不去不行，碰碰大运吧，万一有事，得留一个给你姐姐报丧。你装病留下。嘴严点，千万不能跟别人说……。”

李秀听到这里，心想：今晚必须把情报送出去。但是，鬼子和伪军被我军打得丢魂丧胆，没等天黑就把围子的四门紧闭，没有当官的命令连个缝都不准开，怎么出去？他想着想着，忽然笑了，赶忙悄悄溜回屋里，从箱子里拿出两样东西……。天交二更时分，围子里黑乎乎一片，只有炮楼上那几盏马灯闪着亮，几个伪军拖着长影子摇来晃去。李秀拿着东西大模大样走向伪军。

“站住！那一个？”伪军拉开架式，端起枪，厉声问道。

“我，李秀。”他装成毫不在乎，轻轻松松地回答。

“是伙夫啊！”对方也缓和下来，“你他妈的不好好睡觉，出来干什么？”

“今晚太热，出来风凉风凉，顺便给老总带来点东西。”李秀一边说着一边晃了晃手里的东西，走上前去。

伪军们借着灯光一看，眼睛笑成了一道缝。原来李秀拿的是一瓶酒，还有两筒鸡肉罐头。伪班长拔出刺刀，“咔嚓”两声，打开罐头，又捞过酒瓶，灌起酒来。

李秀看那个家伙脖子、耳根都成了熟螃蟹色，估计时机已到，就说：

“老兄，想求你点事……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这事有点难办。前半晌有人带信来，说我姑姑病的够呛，白天做饭没工夫，我想晚上出围子看看。”

“出围子？”伪班长象被马蜂蜇了似的跳了一下，犹豫一会，说：“快去快回，要是引来八路，咱们脑袋都得搬家。”

围子门“吱扭”一下打开了，李秀冲出樊笼奔向大冰沟，向马队长报告了敌人行动的时间。老马看看天色，三星刚刚偏西，立即召集民兵钻进那片高粱地，并告诉大家：

“敌人都是兔子胆，可能虚张声势，乱喊乱叫瞎打枪。一定要沉着，没有我的命令，天塌下来也不许动！”

第二天，太阳刚露山，伪连长带着一百多名喽罗向大冰沟开来。一个个弯着腰，端着枪，屁股后别着一把镰刀，战战兢兢，真象一群吓破胆的兔子。他们五步三停，十步六等，二十几里路磨蹭大半天，民兵们在高粱地里急得冒火，心中暗暗骂道：“早晚也免不了挨枪子，快点算了。”

伪军队伍开进沟口，只听伪连长突然大声喊叫：“前面有八路，射击！”伪军们就地卧倒，机枪、步枪、手榴弹，一齐开火。小山沟里开了锅，硝烟弥漫。打了足有一袋烟工